



清明，记一场霖澜

市四中八(8)班 陈永

雨霖霖，清明是忆人的时节。还是雨天的春晨。门口榆树的春芽尚且翠嫩，却被风雨打湿，不由得略显发焉。窗侧刻着厚重仁德的青花风铃，无助地摇曳着。清明的雨总是以她的谎言，勾起愁思。

总是忆起，那棵常绿的松树。

我仍凝视着窗外，东方的窗外。我喜欢这种触觉，喜欢触摸雨的谎言。青花风铃是爷爷亲手做的。松树常青，也是他栽的。

你怎么了？母亲细腻地发现了我的异常。

迎着淅沥的雨声，我没有回答。想他了？她继续问。随着春雨铺陈开的，是爷爷的脸庞。尽管知道这仅为幻象，仍不免唏嘘一番。

山高路远寄相思

●大溪二中七(7)班 赵悦彤

亲爱的外婆：
您还好吗？

往年的清明我会随着妈妈去看望您，今年疫情阻隔了我们的路。您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好吗？

与您相识是在13年前的11月30日，从此，我们之间的故事便有了开头。

还记得您每天接送我上放学，会轻轻地牵起我的手，领我过马路。偶尔，您会带我到附近的公园摘朵小粉花，别在我的耳边，哄我：别拿下来宝贝，这样多好看，多符合一个女孩子的气质啊！然后按下拍照键。我曾天真地以为，您会一直陪伴我，记录下我成长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终究，是我天真了。

我还没吃到五岁的生日蛋糕，却等来您生病的消息。

在河南的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小村庄里，窄小的房间里塞满了东西，靠在墙角的，有一辆生了锈的自行车，还有一排深红色的木头抽屉。房子的中间，摆了一个类似屏风的半遮挡物，它挡住的是您的床。您占据了我儿时不少的回忆，而回忆里有一部分是您躺在家里的床上，一部分是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还有一小部分是您躺在一个四方的小小木头盒子里。

您生病的那段时间，天公总是不作美，每当我放学回家横冲直撞闯进您的房间时，窗户总是只能投进一丝微弱的光。这丝光很小，小到连您的脸都照不到。我趴在您的床前，紧紧地拉住您

雨霖霖，清明的雨告相思。细密的雨帘是沉醉的低语，叙说着一场梦幻。风铃轻晃，背面儒雅端庄四字也历历出现在眼前。看看那棵常青松吧。母亲拍了拍我的肩头。

阳台另一侧，有一盆小常青松，绿了六年，从未改变。花盆上写有亦蠹亦蠹亦懒，爱山爱水爱玩。如清明的雨，我愣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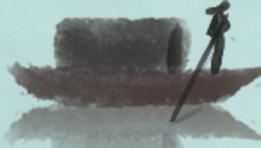
爷爷新笔。

做人就要学习雨，有些东西想起了，也要极快地忘却。似风铃的低语。

雨霖霖，清明自有一番境况。

轻轻取下风铃，用洁净的素丝手帕包好，缓缓放入收纳盒中，收起永恒的思念。

我转身离开阳台，总有人能记住这一场霖澜。

如果思念有声音，
你那边一定震耳欲聋

口香糖和太公

市三中七(3)班 蔡芝萱

我爱吃口香糖。咀嚼出的味道，散着一抹空敞的清涼，而后渐渐觉出涩味。如今，我未像儿时那样急急吐掉，而是再嚼上良久，再回想起记忆里那尘封的人和事。

太公的房子很大，却没有任何装修。童年时每每进去，便会有种幽室般空敞的清涼。屋子里东西不多，让我常常觉得无聊，太公便总是奉命随我出去转悠。说是转悠，其实是逛小店罢了。

太公话不多，一路上总是半蹙着眉，微闭着干涩的双唇，颔首似在冥思着，不太常与我唠嗑。只是有时微微俯下身子，压低音调，用食指指着小店轻轻对我说：走，我们快到了。而我走得很快，太公还未到，我便已抓好了几包口香糖。似乎每次只买这个，太公徐徐点头，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，显得肃穆又矜持。他掏出几张零钱，也没与店主多聊些什么，便又领着我走了。那店主却十分亲和，常咧开嘴嘻嘻笑着：哎呀，又被太公带着来买口

清明·折柳·思故人

市三中八(9)班 应宜彤

凡来尘往，故人已逝，我愿折柳寄哀思。

题记

清明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雨落青泥，溅湿了行人的衣角，伞下的我望着细雨纷纷的故土，惘然惆怅。清冽的雨滴落在黑瓦白墙上，化作一缕缕愁思缠绕在人们的心间。

一进奶奶家的老屋，浓郁的青团香气立即扑鼻而来。来来来，趁热吃几个青团。奶奶招呼着我，捧着一大盘青团向我走来。一小块一小块深绿的糯米团，让我感觉到了家乡的亲切。小心拾起一个个青团，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，软嫩的糯米，咸香的馅料，醇香的豆沙，立刻在味蕾中跳跃。我不由得想到，在古时，寒食节禁火，聪慧的劳动人民发明了青团这种美食，既不违反当时的規定，也能解馋。

行走在雨中，雨雾迷茫，柳垂河畔。伴着清烟寒风，抬头仰望，河畔的柳枝经过了一夜细雨的洗礼，显得格外清澈明朗，仿佛获得了新生。不知不觉间，已经走到了爷爷的墓前，爸爸拿着锄头，清除沉积已久的青苔和杂草。不禁回想起儿时，爷爷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古诗习字。每当读到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时，爷爷便望着那遥不可及的天空，沉思许久。我问爷爷：爷爷，你在想什么呢？爷爷笑而不答，只是一遍一遍地教我念着古诗。而今，爷爷已经逝去，我也已经长大。回望着沧桑的历史长河，回想起爷爷的笑容，我仿佛明白了那是爷爷对先人的思念以及对生死的释然。我拾起扫帚，慢慢地清理着青泥。在烟雾缭绕中，我轻轻捧起一小抔泥土，好像触摸到了爷爷的温暖。我们缓缓起身，爸爸妈妈都一副凝重的神态，而我不知不觉间早已没了先前的怅然，也许，爷爷不希望我们因为他的离开而伤心难过，他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，微笑面对生离死别。

返程路上，我轻轻折了一小枝杨柳，任清新的空气和杨柳那淡淡的香气萦绕在指尖。天晴了，乌云散去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向家走去。

笑谈花开花落，浮浮沉沉，长路漫漫，唯愿带着先人的寄托和祝愿向阳而生。